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西部博物馆与重庆科学馆的筹建与运行：基于经费的视角

王 涛 刘年凯^①

【摘要】中国西部博物馆于 1943 年底由中国西部科学院等学术单位发起筹备，1944 年底在北碚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中国西部博物馆在筹建和运行期间始终存在经费短缺的问题，但依靠社会各界的积极捐赠和持续支持，不仅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建设，还逐步丰富了展品种类和数量。相比之下，重庆科学馆虽然早在 1941 年便动议筹建，但由于资金匮乏，建设进度受阻，最终未能正式落成。中国西部博物馆和重庆科学馆为何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经费不足是两者都面临的问题，背后建设者的不同态度和努力或许是形成天壤之别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中国西部博物馆；重庆科学馆；重庆工矿产品展览会；经费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大后方的重庆北碚地区迁进许多学术机关，成为战时的学术与科学中心。1943 年 10 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中央工业试验所、矿冶研究所、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林业试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国立江苏医学院、中国地理研究所和中国西部科学院共同倡议成立一家自然科学博物馆^[1]，并在 1943 年 12 月 14 日北碚科学陈列馆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确定馆名为“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2]。卢作孚等主办方积极请求拨款与捐款，同时将中国西部科学院惠宇楼捐赠作为博物馆陈列大楼。博物馆于 1944 年 1 月开工建设，历时仅 6 个月就建

成所需的办公室、实验室、图书室等；1944 年 12 月 25 日，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宣布正式成立^[3]，并于次日向公众开放。该馆于 1945 年 7 月更名为“北碚科学博物馆”^[3]，8 月，该馆设计委员会建议理事会重新改回“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的原名^[4]。最后 1946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定名为“中国西部博物馆”^[3]。（本文行文统一采用这一名称）。

对于中国西部博物馆，近年来学界已有若干研究。徐玲探讨了中国西部博物馆在抗战时期成立的历史背景、经营模式和理念，以及它在普及科学知识、推动社会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5]。侯江介绍了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创建历程、宗旨、展览内容及其在科学教育和普及方面的贡献，以及它在中国博物馆事业中的历

^① 王 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2022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博物馆学；Email: 10183901211@stu.ecnu.edu.cn。

刘年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科学仪器史、科学博物馆学；通讯地址：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邮编：100084；Email: nkl@tsinghua.edu.cn。

史地位和意义^[6]。周继超等详细论述了中国西部博物馆的成立、机构设置、组织架构和成就^[7]。对于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创始人卢作孚,也已有专门研究。如侯江讲述了卢作孚作为中国博物馆科学教育的先行者,在20世纪20至40年代通过创办和推动包括成都市立通俗教育馆、峡区博物馆、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以及中国西部博物馆在内的多个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实践其教育救国和科学强国的理念^[8]。张文立介绍了卢作孚在中国早期博物馆实践中的重要角色,包括他在民众教育、乡村建设运动以及抗战时期中国西部博物馆建设中的积极探索和贡献^[9]。

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重庆科学馆(文献中有称重庆科学馆、重庆市科学馆,本文统一为重庆科学馆)也在筹建,建设目的同样是普及科学常识以及促进科学学术研究,其与中国西部博物馆都处于战时西南大后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与在1944年迅速建成的中国西部博物馆相对比,1941年就在动议建设的重庆科学馆因经费不足而搁浅。目前少有学者把重庆科学馆作为个案开展博物馆史研究。本文基于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等资料,从经费的视角切入,对中国西部博物馆和重庆科学馆的发展道路做对比

研究。

一、中国西部博物馆的经费筹措(1943—1945)

1943年12月至1945年5月是中国西部博物馆筹集博物馆开办费的阶段。总的来看,中国西部博物馆的收入包括官方拨款、非官方捐款(见表1、表2)以及其他杂项收入,这主要包括民生补助木刻工料费及利息发放^[10]。然而,当时支出项目较多,如开办费包括筑造建筑、修缮标本模型、制造陈列柜等(见表3)。

1943年至1945年,中国西部博物馆筹备会共召开了9次会议,主要讨论的内容包括经费预算、博物馆工作人员职务分配、博物馆展品的征集与布置等问题。1943年12月14日,北碚科学陈列馆筹备会第一次会议,李乐元作报告,提及陈列馆开办费十月底拟具预算共计1434670元,已包括惠宇修缮费、办公室建筑费及陈列^[2]。1944年1月2日,卢作孚在北碚科学陈列馆筹备会第三次会议上作报告,提到“开办费一百四十余万元已会同翁部长请准,孔副院长由行政院拟发款100万元,其余亦已向有关事业劝募足款,现因科学院全部移出惠宇,须加建实验室等项,约计需增加经费100万元,即全预算总额在250万元左右尚待筹募”^[11]。

表1 中国西部博物馆开办费拨款收入明细表^[3]

拨款年月	拨款机关	金额(国币)
1944年1月	北碚管理局	100000
1944年8月	行政院	1000000
1944年11月	四川省政府	100000
1944年12月	农林部	300000
1945年1月	经济部	320000
1945年1月	战时生产局	80000
1945年3月	教育部	300000
合计		2200000

表 2 中国西部博物馆开办费捐款收入明细表^[3]

捐款年月	捐款机关	金额 (国币)
1944 年 1 月	民生实业公司	100000
1944 年 1 月	天府矿业公司	100000
1944 年 1 月	大明纺织染公司	100000
1944 年 1 月	民安保险公司	50000
1944 年 3 月	资源煤矿公司	100000
1944 年 4 月	嘉阳煤矿	160000
1944 年 4 月	威远煤矿	160000
1944 年 4 月	卢作孚先生	108688.49
1944 年 8 月	交通银行	100000
1944 年 10 月	中央银行	100000
1944 年 10 月	中国银行	100000
1944 年 10 月	中央信托局	100000
1944 年 10 月	邮政储金汇业局	100000
1944 年 11 月	中国农民银行	100000
1944 年 12 月	金城银行	100000
1944 年 12 月	嘉陵文化基金会	1770985.5
1945 年 4 月	甘肃油矿局	100000
1945 年 5 月	北碚教育基金会	761150
1945 年 5 月	卢作孚王莱山查济民三先生	500000
总计		4710823.99

表 3 中国西部博物馆开办支出明细表^[15]

支出项目	金额	备注
材料	2004860.5	建造楼房二栋平房三栋及惠宇修缮费
工食	1904298.1	
设备	1676814.7	标本陈列柜等
印刷	128670	印制中国地图及登记卡片等
标本制造费	1043093.5	农林工矿医药卫生等标本模型费
图表制造费	193139	绘制医药卫生等图表费
职工薪津	499964	1944 年 7 月至 1945 年 5 月
职工米贴	528432	
利息支出	941787.37	
招待费	284528	
旅运费	550857.05	标本模型运费及因公去渝旅费等
文具纸张	122434	
邮电费	12224.3	
杂项	800206.65	广告费税捐及 1944 年 7 月前职工薪金
总计	10691309.17	

根据1944年3月10日第四次筹备会议记录, 行政院批准发款的100万元尚未领到, 但支出已超过100万元, 大部分支出由民生公司借垫付^[12]。到1944年3月底, 预算又一次增加: 因为米价高涨, 承包工程的工人工资必须增加10万元, 而且第一次及第二次预算均未纳入建筑以外的开支, 如纸张、工作人员薪资等, 这次预算总额修改为3619240元^[13]。到1944年8月, 行政院拨发了100万元, 加上北碚管理局在1944年1月拨款10万元, 此时政府拨款为110万元。10月24日, 中国西部博物馆第七次筹备会议上, 预算又一次更新, 开办费两次预算共5576660.00元, 已收款为5100359.72元, 尚差476307.28元^[14]。

在1945年6月第九次筹备会议上, 卢作孚宣布中国西部博物馆自1944年12月建立以来, 陈列内容丰富, 获得各方好评。而基金的募集, 他已经与翁文灏商洽近日与北碚各相关经济机关及地区士绅分别接洽, 决定向重庆北碚各相关企业以及乡绅进一步募集资金。募集将在理事会成立后进行, 同时由各个学科专家组成设计委员会负责展馆的陈列设计与后续资金筹集, 从而保证后续的可持续发展。李乐元汇报了收支情况: 自1943年12月到1945年5月31日, 全部开办费计收入为7197468.88元, 支出为10691309.17元, 尚差3493840.29元^[15]。719万元收入包括拨款收入220万元, 捐款收入471万元, 以及杂项收入28万。其中, 拨款220万元来自7家政府单位, 拨款数额8万元至100万元不等, 其中行政院拨款最多, 为100万元, 占了总拨款的近一半; 捐赠收入471万中, 嘉陵文化基金会在1944年12月捐赠177万元, 占总捐赠收入约1/3。此外, 民生实业公司、天府矿业公司、大明纺织染公司以及交通银行、中央银行等机构均捐赠10万元。还有一些个人捐赠, 其中卢作孚曾两次捐赠, 第一次是在1944年4月捐款10万余元, 第二次是联合王莱山先生和查济民先生共捐赠50万元。

二、中国西部博物馆的运行 (1945—1947)

在筹备告一段落后, 1945年7月举行了中国西部博物馆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明确宣布将继续募集基金, 总预期达到2000万元, 其中一部分用于还债^[16]。由于战时经济不景气, 中国西部博物馆采取开源节流的方式, 紧急情况时节省电灯费及减少员工薪资, 导致出现职员紧缺^[16]。理事会建议现在处于物价高涨期, 将现有基金尽量利用扩充设备, 以后物价稳定后另行募集资金^[17]。

卢作孚积极地与社会各领域高层人士书信往来, 请求捐赠经费与陈列展品。从1945年7月到1947年8月总计收到捐款6615万(见表4)。其中, 天府煤矿公司在1945年8月、1946年10月和1947年8月捐款3次, 共计2300万元, 卢作孚领导的民生实业公司捐款两次, 共计2125余万元, 两者相加就占了总捐款约2/3, 此外, 捐款单位还有江合煤矿公司、民安保险公司、渝鑫钢铁厂等多家公司, 以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银行, 还有一些个人也慷慨解囊, 如赵璧光先生、李佐成先生和王尔昌先生^[18]。

这些捐款除了用于还债外, 剩余存在银行, 以供给之后日常开支。除此之外, 当时中国许多著名学术机关参与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建设, 不仅捐赠藏品用于陈列, 而且参与场馆的设计与布置, 这样减少了展品部分的开支。如抗战胜利后, 许多机构返回东部地区, 西部博物馆专门请求将难以搬运的模型、标本与图表赠送陈列, 或者请求复制模型以及拟定展品的陈列计划, 以利于未来展品的征集与制造。最终, 中国西部博物馆以较低的经费获得丰富陈列品, 使得馆内展品内容充实、种类丰富且设备齐全^[19]。

三、重庆科学馆的筹建与经济状况 (1941—1948)

1941年2月, 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各省

表4 中国西部博物馆基金捐款收入明细表(1945年7月至1947年8月)^[3]

捐款年月	捐款机关	金额(国币)
1945年7月	江合煤矿公司	200000
1945年8月	民安保险公司	150000
1945年8月	渝鑫钢铁厂	100000
1945年8月	天府煤矿公司	3000000
1945年8月	赵璧光先生	50000
1945年9月	中央银行	200000
1945年9月	中国银行	200000
1945年9月	交通银行	200000
1945年9月	中国农民银行	200000
1945年9月	邮政储金汇业局	200000
1945年9月	民生实业公司	3000000
1945年9月	大明纺织染公司	1500000
1945年9月	李佐成先生	500000
1945年11月	北碚教育基金会	9000000
1945年12月	王尔昌先生	400000
1946年9月	民生实业公司	10000000
1946年10月	天府煤矿公司	10000000
1947年7月	民生实业公司	11251140
1947年7月	渝鑫钢铁厂	6000000
1947年8月	天府煤矿公司	10000000
合计		66151140

科学馆的统一规程,“要求各省至少设立科学馆一所,甚至在人口多,经费充足的地方可以设置数所。”^[20]在同年9月的《省市立科学馆工作大纲》中,教育部明确指出科学馆的预期目标是普及民众科学知识,辅助学校科学教育,并且在此基础上促进科学研究,提高文化水准,发展国民生计,并规定科学馆的展览部需要“(1)分别征集,制备或选购我国有关科学史实,中外科学图画表册,机件仪器,标本,模型器材及科学教育用品,职业用品,科学玩具并展览之;(2)适应时机举办各种中心展览,如国防科学展览;(3)举办科学实验表演或科学示范工作”等^[20]。虽然教育部向各省教育局下发了修建科学馆的命令与要求,但是重庆市战时财政困难,没有专门设立开办科学馆的经费,因此在1941年5月,重庆市政府决定次年轻费稍微充足之后,再计划筹备设

立科学馆,当前的普及教育工作暂时由重庆市立民众教育馆承担^[21]。

1944年1月,教育部敦促各省市教育局尽快成立科学馆,“其仍在筹备中,则需于本年度内正式成立,不可再延迟。情形特殊的,也需要立即开始筹备。”^[20]同年3月,教育部特地要求重庆市教育局在“所属性质相近之教高级学校内,附设科学馆一所”,并要求次年必须单独设立科学馆,且要在一个月之内收到筹备说明^[21]。

同一时期,1944年2-4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重庆举办了工矿产品展览会,影响很大,有识之士认为展出的实物、图表、模型等应长期陈列,所以在重庆建立一所科学馆以作为陈列场所的想法被提上日程^[22]。但经费依旧是一个棘手的问题。1944年3月22日,陈立夫向行政院呈报,“决定设立重庆科学馆,关于经费一项,暂

定为二千万，由地方政府筹九百万元，教育部及市政府一百万元，其他捐助两百万，其余七百万，请求中央补助”。^[23]坊间也开始流传科学馆即将建设的消息^[24]，如《大公报》刊登了“已由贺市长耀组邀集有关机关首长及各学术团体负责人作初步商议……该馆或将在大田湾建立，建筑经费暂定两千万”。^[25]

在1944年4月重庆工矿产品展览会结束后，资源委员会将各参展单位取回后剩余的展品赠送给重庆市政府，市政府科员林嘉瑜等人从4月26日开始接收资源委员会赠送的模型，“大小计有三百件（每件重量有的在一千公斤以上）”。^[26]重庆市政府暂时垫付15万，用于在求精中学内暂时搭建芦棚以存放工矿产品展览会展品，由职员与警卫共同负责展品保管^[21]。

1944年5月18日，重庆科学馆第一次筹备会议在重庆市政府举行。会议报告“委座批‘补助费暂从缓议’，但事关本市民众教育，仍拟继续进行，另筹款交付”，以及市政府已经垫付15万元保管藏品。经讨论，在重庆科学馆成立之前暂称为“重庆科学馆筹备委员会”，并请贺耀组市长担任主任委员。关于经费的方案原本是：建筑费六百万元，设备费七百万，由交通部、经济部、教育部各担负一百五十万元，其余（即八百五十万元）由地方筹措。但经过讨论，费用分配有了一些变化：“设备费七百万，由地方筹措。建筑费六百万元，由交经二部各担负一百五十万元，教育部担负一百万元，市政府担负两百万，并由市政府先行垫款开工。”^[27]。

1944年7月，科学馆馆址图案已经设计完成，但经费问题没有解决，使得重庆科学馆建设滞缓^[21]。这时，中国西部博物馆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翁文灏和卢作孚在8月23日联名向贺耀组写信，希望他“惠允将资委会移送重庆市政府之工矿模型标本等件以一部分暂移北碚西部科学博物馆陈列”^[28]。李乐元也曾向重庆市政府商借工矿展览会的陈列品，但前述负责交接工作的林嘉瑜认为剩余展品并不齐全，具备价值的部分已

然被各厂收取，且模型的重量较大，在来回运送路途中可能造成更多的损失，此外，运送费用昂贵，因此向贺耀组市长建议等重庆科学馆建成后再将多余展品转赠中国西部博物馆^[29]。贺耀组也依此回复了翁文灏和卢作孚，“拟待此间科学馆建筑完工，全部整理，再图交换陈列。”^[30]

由于物价上升，科学馆的建设预算在1945年已经上升为一亿数千万元^[31]。同时，展品模型没有受到良好的保管，许多因环境潮湿而霉烂，或者因为多次的运输颠簸而破损^[32]。1946年10月，重庆市教育局呈报教育部称“本市科学馆早已着手筹备，因限于经费迄今未完成，1947年度经费又经市政府剔除，实无法进行，待经费有着，自当积极筹备。”^[21]1947年10月27日，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致函重庆市市长张伯常，希望能将这批模型转交中国西部博物馆“加工修理陈列展览”^[33]，但重庆市政府以“本市新辟北区公园，明年即修建科学馆，仪器模型亟待整理用备陈列”为由再一次拒绝^[34]，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创办者卢作孚随后11月25日亦致信重庆市政府请求此事^[35]。

1948年3月上旬，卢子英再向重庆市政府申请将这批模型、仪器全部移交西部博物馆。或许由于重庆科学馆建设希望渺茫，重庆市政府这次认为“是项展品为抗战时期全国工业矿业及科学之成绩表现，深具重大价值。本府以其有关民间科学知识之宣扬，自可遗赠贵局中国西部博物馆加工修理陈列，以增地方文化”，并请北碚管理局派人来办理接收手续^[36]。北碚管理局1948年3月24日回复将派李爵如办理展品点交^[37]。4月，李爵如与重庆市政府展品点交张俊奇最终办理了交接手续，清点展品并制作名册。北碚管理局负责接收与清点展品，转交给中国西部博物馆进一步修理后陈列^[38]。

四、余论

1944年12月成立的中国西部博物馆成为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综合性自然科学博物馆，而重

庆科学馆虽然 1941 年就开始计划筹建,却一直没有开工建设。同处重庆一城,两者的命运迥然不同,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

博物馆的筹建运营,经费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于当时政府对科学馆的投入力度,我们可以选取一个时间截面,做一简单对比:由前文可知,1944 年,政府(北碚管理局、行政院、四川省政府和农林部)对中国西部博物馆的拨款是 150 万元(见表 1),该年 5 月 18 日重庆科学馆第一次筹备会议上提出的重庆科学馆建设总额是 1300 万元。国立中央图书馆也位于重庆,它作为国家图书馆,经费充足稳定,在 1944 年的经费是 1287740 元^[39],即政府在当年对中国西部博物馆的拨款约等于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年度经费,而重庆科学馆建设经费大概是该图书馆年度经费的 10 倍——由此可看出当局对重庆科学馆的重视程度。

我们还可以从当时的工资记录更为感性地了解经费的规模。竺可桢时任浙江大学校长,工资水平较高,据竺可桢在 1944 年的记录:“五月十六日收本月薪金 680 元,研究费、煤水费 50 元,特别办公费 1500 元,扣印花 7.60,所得税

31.10,教授会费 20 元,共扣 58.70,实得 2651.30”^[40],做一简单换算,重庆科学馆的预计建设经费约为竺可桢月收入的 4900 倍。

通过梳理了中国西部博物馆和重庆科学馆在经费筹措上的计划以及实际收支情况,本文认为实际经费差异导致两家博物馆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产生并发展,一个待孕而未出。重庆科学馆是教育部屡次催促下被动筹办的,教育部以及相关部门虽然制定了较高的建设经费,却始终没有提供足够的经费支持,建设计划最终在提出 7 年后被迫彻底放弃。而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建设虽也遭遇了物价上升及经费不足的问题,但卢作孚等以其自身的威望,与同事李乐元等人一道,积极寻求各方的帮助和支持,如对于 1944 年重庆工矿产品展览会的展品,他与朋友同事坚持不懈地向重庆市政府争取,最终使这批原本计划入藏重庆科学馆的展品成为中国西部博物馆的馆藏。或许,经费的缺乏是博物馆建设中普遍遇到的问题,但在具有远大志向的“博物馆人”的坚持不懈努力之下,阻力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化解,最终促成博物馆的建成。

参考文献

- [1] 北碚各学术机关筹办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会谈概要(1943 年 10 月)[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 4 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446.
- [2] 北碚科学陈列馆筹备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3 年 12 月 14 日)[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 4 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451.
- [3] 中国西部博物馆.中国西部博物馆概况[Z].四川北碚,1947.
- [4] 北碚科学博物馆设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5 年 8 月 12 日)[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 4 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508.
- [5] 徐玲.战时的缪斯殿堂:中国西部博物馆[J].中国博物馆,2010(4):66-69.
- [6] 侯江.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综合性自然科学博物馆:中国西部博物馆[J].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19,4(2):80-86,93,92.
- [7] 周继超,潘洵.北碚抗战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
- [8] 侯江.卢作孚:博物馆科学教育的先行者[J].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18,3(4):87-93,97.
- [9] 张文立.卢作孚与中国早期社区博物馆实践[J].博物院,2018(03):35-40.
- [10] 北碚科学博物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五年六月开办费收支对照表(1945 年)[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 5 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057-2060.

- [11] 北碚科学陈列馆筹备会第三次会议记录(1944年1月14日)[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4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461.
- [12] 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筹备会第四次会议记录(1944年3月11日)[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4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469.
- [13] 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第五次筹备会议记录(1944年6月11日)[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4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472.
- [14] 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第七次筹备会议记录(1944年10月24日)[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4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481.
- [15] 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记录(1945年6月10日)[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4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494-1496.
- [16] 北碚科学博物馆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5年7月14日)[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4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499-1502.
- [17] 北碚科学博物馆设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46年4月16日)[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4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530.
- [18] 中国西部博物馆概况(1947年9月)[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2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588-589.
- [19] 北碚科学博物馆概略(1945年7月10日)[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2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565-565.
- [20] 各省市公立科学馆规程、工作大纲、实施办法等有关文书[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2242.
- [21] 教育部有关筹设重庆市科学馆的文书[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五,案卷号:12249.
- [22] 吴有荣.从工矿展览会到建立陪都工业科学博物馆[J].科学与技术,1944(4):66-69.
- [23] 关于卫生署及兵工署举行各种事业成绩展览上行政院的呈[A].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号 0053-0020-00383-0000-022-000.
- [24] 子岡.祈雨篇[N].大公报桂林版,1944-03-24(03).
- [25] 盟利社.重庆科学馆各方筹议建立[N].大公报重庆版,1944-03-12(03).
- [26] 林嘉瑜:《关于报告接受工矿展览会各种模型及拨发工料等款的呈训令函》,重庆档案馆:档案号 0053-0019-01619-0000-0001-000。
- [27] 重庆科学馆筹备委员会会议纪录[A].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档案号 18-22-01-047-04.
- [28] 翁文灏、卢作孚为请重庆市政府移送工矿模型给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致市长贺耀祖函(1944年8月23日)[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1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488-4490.
- [29] 林嘉瑜为不便提供中国西部博物馆工矿模型事上市政府呈(1944年9月14日)[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1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493-4494.
- [30] 贺耀祖为市府接受工矿模型不能运北碚展览致翁文灏、卢作孚函(1944年9月)[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1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500-4502.
- [31] 蒋廷璧.关于重庆市科学馆保管库工作人员继续负责保管资源委员会工矿展览品上重庆市政府的呈[A].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号 0053-0020-00383-0000-210-000.
- [32] 重庆市政府为不便提供工矿模型供展览致翁文灏、卢作孚的笺函(1944年9月27日)[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1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498-4499.
- [33] 北碚管理局为请将工矿交通展览会模型器械赠送中国西部博物馆致重庆市政府函(1947年10月27日)[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1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4689-4690.

- [34] 重庆市政府关于所保存工矿交通模型将用于科学馆陈列不能移交致北碚管理局函(1947年11月)[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1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694-4695.
- [35] 卢作孚为请将展览会所有工矿、交通模型送交博物馆加工修理展览致张伯常函(1947年11月25日)[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1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691-4693.
- [36] 北碚管理局、重庆市政府为将市政府保存工矿交通展览会模型器械赠送中国西部博物馆的来往函(1948年3月)[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1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696-4700.
- [37] 北碚管理局为派李爵如接受所赠模型器械致重庆市政府函(1948年3月24日),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1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702-4703.
- [38] 北碚管理局、重庆市政府为将市政府保存工矿交通展览会模型器械赠送中国西部博物馆的来往函(1948年3月)[M]//唐润明.民国时期中国西部科学院档案开发(第10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699-4701.
- [39] 黎飞.抗战时期重庆图书馆事业研究(1937-1945)[D].成都:四川大学,2021.
- [40] 收支一览表[M]//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九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277.

(责任编辑:白婷;责任校对:刘怡 王青)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Western China Museum and Chongqing Science Museum in the 1940s: A Perspective on Funding

Wang Tao Liu Niankai

Abstract: At the end of 1943, academic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Western China initiated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Western China Museum. By the end of 1944, the museum was officially founded and began regular operations in Beibei. Despite persistent funding shortages during both its preparation and operation, the Western China Museum managed to complete construction in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and gradually enriched its collection of exhibits, thanks to active donations and continuous support from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In contrast, although the Chongqing Science Museum had proposed its construction as early as 1941, progress was hindered due to a lack of funds, and it ultimately failed to be completed. Why did the Western China Museum and the Chongqing Science Museum have such different outcomes? While both faced financial difficulties, it is perhaps the differing attitudes and efforts of their respective founders that led to the stark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Keywords: Western China Museum, Chongqing Science Museum, Chongqing industrial and mining products exhibition, funding